



相伴棋圣三家灯火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蛇口一役的回忆（上）

余昌民

知名体育记者谢锐打来电话，说中日围棋擂台赛三十周年纪念征文揭晓，我的回忆文章被评为一等奖，他们将安排机票请我到浙江长兴赴会。

《相伴棋圣三家灯火》是我七年前的旧文，从副标题《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蛇口一役的回忆》可知，我是那两局缠斗的旁观者，其实何止于此，我还是那一场盛事的操办者。既然亲自操持过，全身心沐浴过，那么回忆录自有活泼清新处；既然回忆录有料耐读，发一个链接投稿也就是淡然省心的事了。

这一尊奖杯，正是由痴迷围棋、身在其中、出入机枢、殷殷缅怀等诸项条件熔铸而成的。在这个话题上，我得了风云际会之利，感觉有点像高考作文押对了题。

无知者胆大

假若我多一点官府的常识，事先知道申办一次国际比赛有多么繁琐，我可能就没有勇气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战火引到深圳蛇口来了。

挟成功承办第七届新体育杯围棋赛（1985）的余勇，我又瞄准了如火如荼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方团长郝克强欣然同意，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狙击日本名将小林觉八段的战役在蛇口一艘退役巨轮“海上世界”上打响。

郝团长寻思着经济特区特事特办，实际上我这头是一头

雾水，等到国家体委行文下来，广东省体委、深圳市体委乃至市府办公厅方才知道，日本棋圣要来，“聂旋风”要来，日本、港澳记者要来，连香港新华社巨头都要来，当局连怪罪我都顾不上，就忙着调遣人马、强化安保，仓促上阵了。

战云在西部渔村密集

中日围棋以传统擂台形式展开抗争的时候，以木谷弟子为主力的日本“超一流棋手”还属于令人生畏的“超人类”，然而去年的首届比赛却以江铸久五连胜掀起高潮，以聂卫平

独擒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漂亮谢幕，令事前口出大言的这三颗巨星削发谢罪，聂卫平的名字于是与旋风连在了一起。本届擂台赛日本方调整阵容，布下小林觉在中途堵截，搬来大竹英雄在大营坐帐。大竹扬言他不过做做“执鞭子的人”（自己无需上场），聂卫平和他的伙伴们则调门稍低：要争取“请出大竹来”。

此番藤泽秀行挟来的是一支底气甚足的哀兵。小林觉此前战胜了钱宇平，这回邵震中、曹大元在蛇口设伏，胜负难料。

蛇口这昔日渔村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大事将临的气氛。《蛇口通讯报》辟出专版擂鼓造势，漫画“中日双方名将谱”很是抢眼，善咏的总编张梦飞更作了一首《中日围棋擂台赛鏖战海上世界感怀》：

去岁凭谁夺擂主，
于今“海上”筑高台。
运筹胸中知变幻，
纵横腕底走风雷。
棋运应随国运盛，
心花敢逐浪花裁？
莫道纹枰天地小，
共对烟波向未来。

蛇口区管理局（政府）、招商局（香港国企）、海上世界公司、西南餐厅、龙环饮料公司、新利美领带公司、购物中心、育才学校……都需要我一一斡旋，这是大赛组委会秘书长的职责。有这么多援手，再大的“轿子”也不觉得沉。

旅行社把藤泽先生弄丢了

汲取去年欲速不达的教训，这一回老郝一行飞抵广州，转乘火车来深圳，我去站台上迎接，郝团长身后有攻擂选手邵震中（七段）、曹大元（九段），督阵军师聂卫平、马晓春，名宿华以刚、沈果孙，外加记者陈铮、刘思明，好一个豪华阵容！尤其是给我们捎来一副大棋盘（我们原有的被沙头角文化馆借去未还），太难为了，老郝打趣道：“是聂、马扛来的，可不是凡品哦！”

次日，我一人前往香港启德机场去迎接藤泽秀行和小林觉。出口处人流如潮，波波相连，我一眼认出藤泽先生，疾步迎上前去，向藤泽、小林说明来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几家记者把我们簇拥到了一个房间，原来照例要搞一个新闻发布，对着录音机藤泽先生呜噜呜噜说了一通，我没想到日本老人的个性语言那么含糊难懂，除了“中国军团”，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清。

藤泽秀行是日本棋坛的奇才，棋圣战夺冠六连霸，一九七七年获颁（终身）名誉棋圣称号。他爱护、提携中国围棋的后起之秀，是推动中日围棋交流的大功臣。他以围棋为生命，接连而来的胃癌、淋巴瘤都没能把他击倒。这次出征他61岁，脸色腊黄，倍显清癯，西服在体外晃荡着，裤带似乎在腰的部位胡乱地束着，简直是被小林觉和一位随行的记者搀扶着出来。我心里暗想，这位棋盘上的斗士恐怕是最后的征尘了……

乘车、登舟，一小时后抵达蛇口港，免签放行……晚上接到一家香港旅行社气急败坏的电话（原来日本棋手出国比赛都会委托旅行社安排住行）：他们按预定计划接机，意外地把藤泽先生一行给弄丢了……

藤泽在小棋手环绕下笑逐颜开

开幕式的上午充分放松，就像暴风雨前片刻的静谧。

藤泽秀行、小林觉和我们的国手们来到育才小学围棋教室参观。

妻是育才小学的数学老师，爱好与热情促使她义务地挑起了课余教孩子们下围棋的担子，一挑就近二十年。每年的寒暑假不是集训就是出外比赛，赢回来的奖杯、奖牌多得数不清。她为孩子抹眼泪，给他们洗澡……他们即使后来上了清华北大、留学国外，永远都有围棋相伴，也时时记得母亲般抚育过他们的陈老师。

围棋教室装扮得喜气洋洋，黑板上画着孩子们一个个的心愿，稚拙的大字写着：“藤泽爷爷，聂叔叔，看见你们真高兴！”看着这么多叽叽喳喳的围棋儿童，藤泽棋圣心情好极了，他抓起毛笔，用干涩的笔法题写了“膝锥之志”四个大字，勉励小棋手们刻苦用功。对于教孩子围棋的陈雅华老师，藤泽表现出明显的好感和关注，他说回日本以后会给她寄来他自己撰写的围棋著作。

与藤泽先生分别一个月后，一包精美的围棋书寄到了蛇口，有《我将这样下》、《秀行创作死活问题杰作集》等，每种书的扉页都有藤泽棋圣枯笔书写的题铭，更有盒装的大开本《飞天谱》，黑白两册，典雅华贵，乃藤泽先生毕生名局之大成，扉页“秀行”手书：“赠陈雅华殿”，钤“名誉棋圣”印。这些都成了我们家永远珍藏的宝物。📖